

周末时光

·喻慧敏

周末,一个眼巴巴盼望了五天之后才等到的日子。生活中,让我期盼、等待相见的人已很少,唯有这日子一天天如期而至,与人日日相见,直到你老得再也承受不起。

盼望一个又一个双休日,只是因为周五、周六的晚上可以毫无顾忌地晚睡,周六、周日的早上又可以不用被闹钟叫醒。自由自在的日子显得多么珍贵。尽管,我知道晚睡是个不良习惯,睡懒觉也不是一个勤快贤淑女人的品行,但,无数个白天都是琐碎的、坚硬的、被束缚着的,唯有暗夜可以打开某些通道。人,在某些时候,是多么渴望一份彻底的放任自由与慵懒,从头到脚完完全全的松瘫一次。

这个周末的晚上,没人管制我。电视已经看到了午夜,却再也不怕第二天起不来床。不是电视特别好看,特别地吸引人,而是看着自己如何去度过这漫漫长夜。在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什么人也不去想的时候,在这个人人都在睡梦中,世界终于彻底地安静下来的那一刻,或许,用不停地转换电视频道来打发时间、来充斥于无眠的夜晚是个最好的办法。电视广告时间最是无聊,也很无趣。那就翻手机。打开“全民K歌”,突然兴起,关上卫生间的门,在黑暗里加入合唱。夜半歌声,是不是很惊悚?是不是发神经了?哈,也许吧。此时此刻,而我却觉得自己仿佛是夜的幽灵,和夜猫一样,孤独地闪烁在茫茫无边的夜色里。但我仍为自己的这个小举动而兴奋。我们不是常为太正常的生活而感到厌倦吗?反常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啊。据说,看一个女人的生活质量,不应该是白天,而应该是长夜里不为人知的某些敏感时段。

当我重新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时,夜已经被我挥霍掉了一大半。床,本是容我安息给予我温暖的地方,却常常令我的心冰凉在黑夜。有了床,才有梦,可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是在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呢?有时候,梦的世界比现实中的世界更具真实感,而现实中的我却经常恍惚得像是在梦里。梦是虚幻的,而只有虚幻才让我们充满热情。黑夜越来越沉,黑暗慢慢袭来,我毅然决然地希望把自己暂时埋葬,连同灵魂一起,梦也不想再拥有。

第二天早上阳光出来时,我肯定是看不到了。我在夜里独自享受

着无人享受的白天般生活,然后,又将夜晚延长到白天。如果没有那一声声喊叫将我喊醒,我将继续脱离现实,自由自在地走在另一个世界里。人生最大的缺憾是你不能不吃东西活下去,继而又发展到,你会吃出病来,一直吃到死去。喂饱了肚子,就得干活,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也要经常干,也许根本就毫无意义,却永远也没有穷尽的活。我拿了一堆衣服去阳台上洗。接着又拿起拖把拖地板。站在窗前,我看到小溪对面小道上的一黑一黄两条狗形影不离慢腾腾地晃荡着。多么恩爱阿!我家皮皮站在溪岸边直了眼。皮皮是我家养了十二年的一条狗。我们按自己的方式养了它一辈子,以为对它够好,以为它该是幸运的幸福,却让它打了一辈子光棍。我们往往把自以为的好强加到对方身上,而从不会去想,对方是否也正需要你的那种所谓的好,能否开心地接受你的好?有时候,所谓的“爱”也会成为一种负担。门前的小园子便是皮皮生活的整个天地了,它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已经流逝,现在已经到了晚年,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每天在草地上嬉戏、玩耍,而是常常蹲在它的窝里打盹、昏睡,耳朵也聋了,再也不会远远地闻声迎接我了,幸好眼睛还没瞎掉。它跟着我们过的这辈子的,也不知道它是感激我们呢,还是心存怨恨。突然想起,我今天还没给它喂饭呢。

来到园子里,喂了狗狗,看到园子里又长满了野草。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种子,各种各样的野草拔了一拨又长一拨。草坪上、菜地里,都布满着它们的身影,连门口大理石铺就的石缝中、混凝土和钢砖砌成的花坛边缘里都能见到它们顽强生存的样子,而且往往还长得根茎葱茏。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止野草的生长。我知道,这里的每一颗野草、作物和大树、昆虫一样都充满着智慧,都有一套自己独特又

高超的生存本领。它们都懂得及时抓住阳光和雨露,巧妙地利用极短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与之相比,我不禁对自己的心智打了个折扣。无数时候,我都比不过一棵小草顽强的精神和耐性。

这个园子其实就是一个浓缩的昆虫与植物的世界。当我在做着零碎事务的时候,这里的所有生命也在如此这般的生活着。看上去很有秩序。不像人类社会那么错综复杂,需要经常教育和治理,却仍然顽固不化,改造不彻底,毛病防不胜防,异常事件照样天天发生。两只淡黄色的蝴蝶,上下翻飞;鸟儿在头上自由飞翔;癞蛤蟆像一把豆子撒落在草地上;一棵石榴树与隔壁的一棵广玉兰紧挨着,枝叶互相伸展、碰触,争夺着那一方天空。隔壁的一套房子还没人居住,门前放着一只闲置的箩筐,这倒成了野猫子的安乐窝。它神不知鬼不觉的已经产下了一窝子小猫崽。如果它不带一群小猫崽在乱草丛生的荒地上嬉戏、玩乐,还真没人会觉得它们一家子的存在。平常我只偶尔几次撞见猫娘到我家门口的狗碗里偷食狗粮。看在它拖儿带女的份上,从今后,看见它偷食也就让它偷吧,毕竟谁都有生活不容易的时候。争取活下去是所有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世间万物的本能,敬畏所有生命也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境界。

不管这个园子里有多少或暴露或隐匿的事物在,我,才是这个园子的主宰者、最高统治者。我杀死了一条把自己网在树叶上等待来世的青虫,还有一条褐色的像穿着裘皮大衣扭动臃肿身子的毛毛虫。我承认我不是一个修行达到一定境界的人。而我只能说,对于这些虫子来说,死亡也是一种义务。

当我回到屋里时,才又想起地板才只拖了一半。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到了很容易忘记的年龄了。人老了,许多事情都在突然间地记起与不断的遗忘中反复。目前,我还能在干活时穿插着翻手机、打电话、看电视。但总会有一天,我会像我们家那条狗一样,只想待在自己窝里,什么事也不干,哪儿也不想去。待我做完大大小小一堆事情的时候,天也黑了,灯亮了,又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

我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白酒。我不是酒鬼,只是此刻,我需要酒,喝着喝着,酒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不由自主地解放自己,并让我多了一种由食物带来的体味。我把自己从头到脚仔细地看了一遍,我是用了多少光阴才把自己打磨成现在这般模样的?有时候看着我自己,都还没怎么过就老了呢?有时候看着我自己,又觉得早已把人生的各种滋味都尝遍了,可以死而无憾了。

就这样过了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而答案往往都是模糊不清而又复杂多变的。过去的同时同时也带走了曾经的人和事,还有曾经的感情及其他。许多时候,甚至于都已找不回自己。

《圣经》里说,上帝在六天的时间里创造了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想,我是否也该在第七天里感谢目前我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都是我这一生中所该遇到的,都该接受。而后,再尽可能的清洗自己的灵魂,在接下来的一周又一周里,有足够的力量去做个更好的人,更完善的人。或许,这才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你看电影我来送票”

首期免费观影活动开始报名啦!

为丰富学生的暑期文化生活,助力我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促进学生参与“创文”活动的积极性,即日起,《新三门》将携手扬帆时代影城开展免费观影活动。首期招募对象为中学生(初中、高中),届时为他们送上一场丰富的“视听盛宴”。

观影条件:
1.请初、高中生凭学生证

或准考证于7月10日至7月14日到三门县传媒中心(三门广播电视台)3楼报刊部领取免费观影券(限120名,先到先得)。

2.要求学生观影后写一段不少于200字的短评。

观影影片:《我不是药神》

观影时间:7月14日上午9点

古村乌岩头

·梅长琥

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双休日,竟和这么个小山村撞了个满怀,而且,撞得是这样的诗意舒适。

本来,和同学相约,是去黄岩宁溪看台州最大的长潭水库,吃水库里的深水胖头鱼,喝令我神迷的糟烧,这是被称为“台州茅台”的白酒。在台州供销学校读书的时候,就知道我上铺的同学来自宁溪,在一个很偏僻的山里,但长潭水库和宁溪糟烧让我印象深刻。

跟着导航,驾着小车来到了长潭水库大坝下的鱼头馆,午饭时间未到,同学驾车带我沿着水车边的盘查公路,远观近看库区风景,汽车徐徐地走,库水慢慢地来。因为这里是深山的深处,崇山峻岭,盘盘曲曲,库在山中,山在库里,就这样犬牙交错地延伸向远方。库区的植被极好,天上又云淡风轻,就映得库水烟霞明灭,气象万千。

我和同学被风景迷着,顾自前行,竟忘了午饭,是电话声声把我们催回的。深水鱼头果然味美,但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几个同学猜出了我的心思,倒掉我杯中自带的白酒,叫店家斟了杯土烧,也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宁溪糟烧。

酒足饭饱,心满意足,同学说带我去他的老家看看。我不以为然,一个深山沟里的村庄有什么看头的?怎么不带我去风景区?

车子沿着曲折的乡村公路行驶了三四十分钟,开进了一个山坳,在村前下了车,踏上了一座石头小桥,这桥有些特别,先是平铺的石板桥,连接着的是一座不是很高大的单孔拱桥,平桥拱桥相连,是两座桥还是一座桥呢?喝了宁溪糟烧的我有些弄不拎清。从石板和石头的颜色,及磨损的状况,显见此桥有些年头了。

桥边一个卖笋干、菜头丝、番薯丝等农产品的老大娘,见我在桥上踟蹰,热情地告诉我,这桥历史悠久,她嫁到这里便是这个样子,据说到现在已有160多年了。

古桥悠悠,沧桑满身。我知道,古桥虽不大,却是黄岩通往仙居古道的一颗纽扣,在科技不发达的古时,物资的流转靠的是人的肩扛手提,沿海的盐及海产品从桥上运往仙居及各地,而仙居及周边的木头等山货则沿着绵延的古道从桥上运往沿海各地。

我推测,在这里没有住人以前,肯定有山民在这里摆摊提供茶水,兼做饮食生意,有累了病了挑夫和过路人,就在山民临时

的茅棚里借住一宿,保养身体。

清朝中叶的始迁祖陈朝把家从邻近的五部搬迁到这里居住,肯定不仅仅是看中了这里的优美环境,他主要看中的是这里的驿站位置,看中了这里的商业机会。

别看桥边的小山村规模不大,不足百户,却是黄仙古道上的驿站,天暗了,人们在这里住宿;肚子饿了,人们在这里充饥。

渐渐地,陈姓人就在哪里发枝散叶,开花结果,到兴旺时,有300多人丁。

沿着古旧的石板石头路,我在清朝或民国时建的古老屋宇中穿行,乱石墙、花石窗、木格子窗,及木雕、石雕、灰塑等,无不在向我诉说村庄的悠长历史。100多间的古旧建筑,以我同学的祖屋最为出跳,为清代四合院;另一幢是两合院。同学的祖上陈熙瑛、陈熙浩、陈小梅三兄弟,世代经商,经营竹、木、板、炭等生意,还开过茶行米行,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大财主。就是在宁溪一带,也是声名在外。而两合院的主人陈熙开家族则走的是耕读传家的道路,开馆授徒,成为一代名师,家族中有七代均以教书为生,堪称教师世家。后代中有一人考取江南水师学堂,两人上了黄埔军校。

小小山村,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让人刮目相看。

时在小暑,虽然村庄四周林木森森,但是,摄氏三十三四度的气温,还是让我汗流浹背。

从古建筑群里出来,又回到了村边,一条溪涧缘村而流,溪畔大树林立,绿草丛生,溪里巨石乱叠,清澈的溪水在乱石间奔突,掀动阵阵凉气,周边山上,岚烟飘浮。沿着溪边石级向下,把脚浸入凉爽的溪水,把身体斜靠在一块乌黑色的古旧大石头上,暑热立刻消沉。我闭上眼睛,就这样在潺潺的水声中发起呆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自己有没有睡着。不知什么时候,有一个须发全白的老人坐在了我的身边,朦胧中,我还以为是遇到了仙人。

在这仙气横溢的地方,遇到仙人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老人告诉我,他不是仙人,年已耄耋。他还告诉我,我靠着这块大石头是他们村里的宝贝,叫“乌岩头”,村的名字为“乌岩头”,也是源自此石。

邂逅乌岩头村,让我找到了桃花源,也找到了一个可以幸福发呆的地方。



初夏,从一片玉米地走过(组诗)

·仲旭

雨后的花朵

日子,还显沉重
大家在盼望天晴中
眼眸晶莹,泪光热切
不像我,已认同
时空的清新

我内心,也没例外
仍在极度的湿里,哀怨
这不是我所需的潮湿
但我相信,我所承受的雷声
一旦过境
所有的压抑和隐忍
就会以更加纯洁的姿态
迎接蜜蜂芬芳的到来

我昂扬这样一种情绪
从雨点的笼络里
开始酝酿我多时的低语

像个路人。在于路的遭遇中
发现自己于路的风景
在那不再风迷的扬尘上
雨后花朵,摇曳着另一种光芒

倾听

公园一角,幽暗下来
有好多花朵在我旁边倾听
枝梢上,微风拂的动静
我双手在一双靠枕的膝盖上
开始和遥远的地
单独通信

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旁边花朵
被一些厌倦的花瓣包围
表面有夜露滋润
背地里,无数爬虫、黑蚂蚁
在趁夜赶路

我也是用倾听
捕捉一些花的凋零
就在闪光的手机屏幕内
不断发出词语选择的提示音
我触摸到她遥远的笑脸
正在消失

有那么一小段黑下来的现实
属于相对的宁静
我和从不孤独的手机
在花朵旁边,和她一样
都无法倾听到花朵的芳醇

经过一片玉米地

玉米须,淡粉红
从玉米秆与玉米叶的斜生丫口
飘出欢笑。还有我
淡墨色的郊区

田野初夏的模样

许多羽翼之舞
都沉醉在玉米地的颂歌里
我磨亮白刃刀
仍在潮湿的久候中
爬上疲惫锈斑
使我像锈
飞翔起想象的尘屑
摇晃一些草绿色清香
那些忘归的燕子
还在编织夕阳缝缕的飘带
还有余情牵系在玉米须上

有一个饱嗝上来
什么样的饥渴都被驱开
我经过一片玉米地
那种白刃刀上
丢失了擦拭与揩抹的现实
就在暗暗孕育